

流年记

便民修理摊

鲁从娟

我家附近的街上，有一个修理摊。小摊的正前方是喧嚣的马路，人来车往。修理摊就在小广场一角，显得有些碍眼，却从没有谁指责过，它在那里已理所当然地存在五六六年了。

干修理的陈师傅六十多岁，风吹日晒，脸庞红里透黑。他一年到头都穿迷彩服，炎热的夏天也不例外。陈师傅手艺好，收费低，人也和气，附近的居民都喜欢来这里修理东西。他的诚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小生意挺忙碌的，手里一天到晚摆弄着营生。他日出开工，日落收工，经过的豪车，小区里进进出出的衣着光鲜的人们，全然影响不到他手里的活计。

居家过日子，哪家没有要修补的家什？我一年到头不少光顾这个小修理摊。这不，一件衣服上的拉链出现了故障，我捣鼓了半天，可是左右两边的齿牙好像产生了矛盾，怎么也不肯和好，只好拿到陈师傅那里去捣鼓一下。这点小营生，在陈师傅的手里就是小菜一碟。他找出一个小尖嘴钳，掐掐、捏捏，再用手将拉链上

的齿牙合在一起，轻轻一拉，它们就顺从地紧紧相扣，一副再也不愿分开的亲密样子。

修理摊的全部家什都放在一辆面包车里。车里的小木箱、小铁盒、塑料桶里分别盛放着钳子、扳手、锤子、剪子、螺丝刀、钢钉、铁丝、砂纸、钉子等小工具。车顶以及四周横七竖八地挂着一团团电线，一捆捆皮带，一扎扎塑料绳，一嘟噜一嘟噜的钥匙等。还有很多小布袋，小书包，里面鼓鼓囊囊的全是零部件。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大到钉鞋机、焊接器，小到打气筒、小电钻、小铁锯，简直是一个零部件的小仓库，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些家底绝非三天两日积累起来的。

车内还悬挂着一个古老的石英钟，“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驱赶着时光。车外挂一牌子，上面写着：修车、修鞋、修拉链、配钥匙、补车。其实，他何止会做这些，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位身怀绝技的“万能师傅”，无论什么物件他都能捣鼓好。鞋子开胶了，拿到师傅那里，他找出同色的

线，用钉鞋机三下五除二就钉好了，表面上看不出一根针线。背包上的环扣掉了，师傅能找出同款换上。女儿的派克服后面装饰扣掉了一个，影响美观，师傅变戏法似地摸出一粒同款扣子打了上去，浑然天成。锅盖上的把手掉了他会换，钥匙丢了他会配，车胎破了他会补，遥控器坏了他会修——他好像没有不会干的营生。我甚至会想，若陈师傅哪天不做这修补的营生了，我们可咋办呢？

这一车满满当当的零部件和家什，是他吃饭的家当，也是他的日月星辰。他靠一双巧手，利用这些工具和零部件，为人们修旧利废。外人来看，一车零部件有些凌乱，而师傅用起来却随手拈来：一伸手，从一个小铁盒里掏出一个螺丝帽，从一个小纸箱里摸出一个拉链头，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钥匙环。总之，一下子就能拿出他所需要的东西来，几乎是准确无误。

我常常想，居家过日子，若没有这位万能师傅，该有多么不方便啊！有一次，我去修理电饭煲，师傅一边干活儿一



诗歌港

秋天的叶子(外一首)

林启东

你是一片飘摇在
秋天的叶子
一片意外落在
我碗中的叶子
我深情地望着你
像望着整个秋天

一阵微风吹来
微微摇动你金色的翅膀
你展翅欲飞的模样
拉长了我注视你的目光

我好想把你默默吞下
让秋天在腹中萌发
更想把你摆放在阳光里
收获了你便收获了当下

乡愁

小溪如偷渡的女人
在视野中隐去了翅膀
一只美丽的天鹅
受伤后艰难地起飞

在残月过后的秋天
坚守着最后的等待
提灯回乡的驼背老人
眼泪洒向燃烧的蒿草

在远离故土的小镇上
白杨脱光了华丽的衣裳
他人的门前
美丽的女子被扶鞍下马

她是小溪中沐浴的衣裳
美丽的脸如外乡的月亮
在她走过的的地方
开满缥缈的雾中花

海浪快乐着

郁蔚

海浪从未停止过
快乐地向前
一排排
接连不断

遇上礁石
它就爱抚亲吻
礁石光滑着
让浪花漫过

五彩的球石
被浪捧向岸边
那是海浪
珍贵的礼物

群游的鱼虾
被浪撵到岸边
那是大海
奉送的珍馐

回不去的老家

刘斌

风裹着槐花的甜香，柔柔地掠过老家的青瓦屋檐。刺槐树上，串串白花垂成雪帘，门东那株杏树不知何时已蹿得老高，青杏像绿宝石般缀满枝头，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熟悉的异乡人。门前小路旁，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肆意生长，恍惚间，时光仿佛从未流逝。

自父母搬到烟台，这座小院便被闲置了。院中的杂草没过脚踝，墙上的老挂历停留在往昔的日子，屋檐下的燕子窝早已空荡，灶台积着厚厚的灰。看着竹稀椿枯、日渐荒凉的老屋，思念如潮水般漫过心头。

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后，便在烟台的医院工作，直至退休。而母亲，曾是邻村的代课教师，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

尽管父亲在大城市工作，可那些年家里的日子依旧清苦。玉米面饼子、地瓜、地瓜干是餐桌上的常客，白面馒头成了只有节日才能盼来的美味。父亲一年到头难得回家，打理家中几亩薄田、照顾我和弟弟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

母亲曾是栖霞一中的尖

子生，可惜生不逢时，那场未及举行的高考，成了她人生最大的遗憾。出嫁后，她凭着高中学历，成了邻村的代课教师。说是邻村，大榆家夼和我们上榆家夼的房屋犬牙交错，连在一起，有时走亲戚都能迷路。母亲既要站上讲台教书育人，又得扛起锄头下地干活。

秋风起时，我们兄弟俩跟着母亲披星戴月刨地瓜、掰玉米。至今记得，在南坡挑花生时，我一个踉跄滚到沟底。更记得，在清冷的月光下，在远离村庄的山顶，和母亲一起，边切边晾晒地瓜干的孤寂。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帮着打杂的孩子，还总爱叫苦叫累，而母亲却咬牙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抱怨。

年少时的我，没少让母亲操心。那年夏天，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如墨，暴风雨即将来临。我正和小伙伴们在河边玩得兴起，母亲却喊我回去收房顶上晾晒的玉米。我磨磨蹭蹭，嘴里还不停地嘟囔。母亲心急火燎，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我一赌气，扔下袋子就跑，最后躲进了门口草垛下的狗窝。

刹那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夜色渐深，我蜷缩在草堆里，听着家人焦急的呼喊声在村子里回荡。母亲的声音格外嘶哑，带着哭腔：“孩子，你在哪里？是妈不好，不该打你……”我又冷又饿从草洞中爬出来时，母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泪水混着雨水，滴落在我脸上。后来才知道，她带着亲戚、村民，顶着暴雨找了我整整一夜，连村里水库边的草丛都翻遍了。那一刻，我终于懂得，母亲的严厉背后，藏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又饱含着多少对我的疼爱。

还有一次，放学后路过邻村果园，一个小伙伴发现苹果快熟了，怂恿大家去偷摘。我们正摘得起劲，被抓了个正着。看园的刘大爷火冒三丈，让我们站成一排，要家长来领人。小伙伴们陆续被接走了，我却不敢让人捎信。直到天色渐暗，暴雨袭来，我又冷又怕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果园——是母亲！她浑身湿透，裤腿沾满泥浆，显然不知摔了多少跤。看到我平安无事，她悬着的心才落

了地。母亲看到我口袋里的青苹果，什么都明白了，连忙向大爷道歉。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眼眶却红红的。看着她狼狈的模样，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暗暗发誓，以后绝不再做让她担心的事。

在城里工作后，老家始终是我心头最深的牵挂。门口那棵核桃树，如今长得愈发茂盛。当年，它可是我和小伙伴们们的乐园。我们光着脚丫，在树上爬上爬下，即便被“百刺毛”蜇得直哭，还是乐此不疲。院中南墙边的手摇井，砌了两个大池子，一到夏天，我和弟弟就会把池子压满水，跳进去戏水。父亲则会做出可口的汽水，放在池子里冰镇，喝上一口，清爽得很。门口的竹子繁殖得很快，没几年就长成了一片小竹林。风起时，竹叶沙沙作响，绿波翻滚。每到傍晚，数不清的鸟儿就会飞来，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老家还在，可那些曾经的美好却再也回不去了。人到中年的我，站在长满荒草的小院里，看着稀疏的竹林，闻着远处飘来的槐花香，恍惚间，仿佛看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